

秋 霜

(日) 北方谦三 著
杨 军 (逸博)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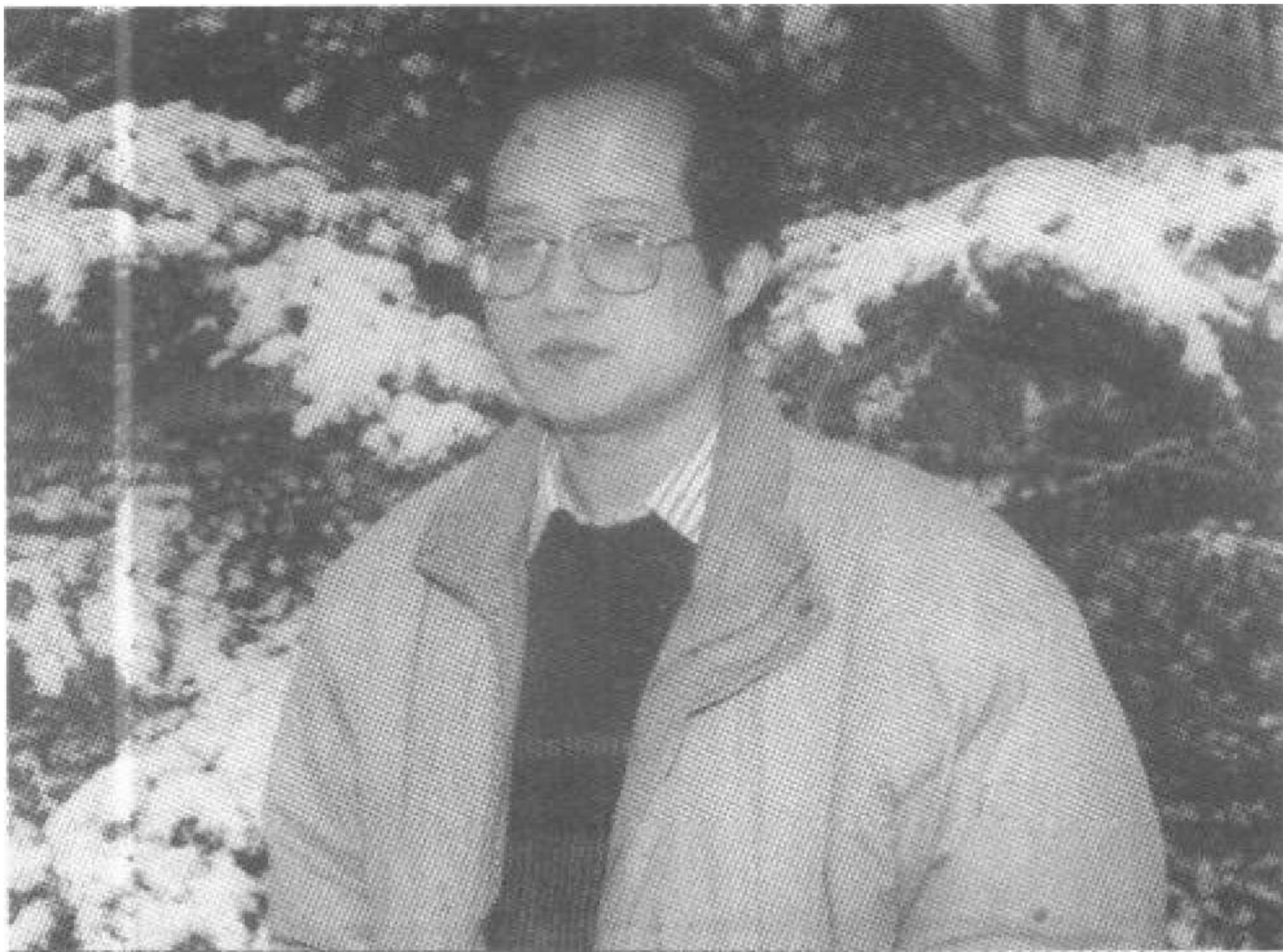
群 众 出 版 社

二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简 介

已年近花甲的著名画家远山先生在年轻女友玲子的建议下来到N市旅游，但接下来的事便是他多半生画家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了：他莫名其妙地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遭到毒打，但每次危难之时又总会有人救助他，好像他卷入了什么麻烦之中，而暗中却又有人在保护他。在又一次遭打受伤之后，他发现玲子失踪了，没有留下任何话语……险恶的处境不但没有吓倒远山，反而激发了他作为男子汉的活力。在川中等人的帮助下，为了找到玲子，为了保护玲子，为了他对玲子的情义与责任，远山勇敢地做出了年轻人都做不到的事，以生命去和恶势力拼争。他的表现是坚强的，他的行为令人赞叹，他不愧为男子汉。但是，最终的结局却是柔弱的玲子为了保护他而倒在了恶势力的枪口下，令人慨叹不已。

译者简介



杨军（笔名：逸博、篱下），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生于中国北京市。一九七六年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日语。一九八五年发表第一篇日语翻译短文。迄今为止，已经翻译出版了六百多万字、三十多部（套）的日语小说、连环画及一百多篇中短篇作品。近年来多以翻译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为主。一九九八年获“全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翻译奖”。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、中国法制文艺委员会、中国侦探作家联谊会会员。格言：是播种，总会有收获。

目录

一	落日.....	(1)
二	海的画.....	(9)
三	肉.....	(17)
四	葡萄酒.....	(27)
五	拳.....	(36)
六	入睡.....	(44)
七	醒来后独自一人.....	(53)
八	咖啡.....	(61)
九	男人的烟.....	(71)
十	花花公子.....	(79)
十一	法学家.....	(89)
十二	躲藏.....	(98)
十三	刑警.....	(107)
十四	老人.....	(115)
十五	攀登.....	(126)
十六	梦.....	(134)

十七	鱼.....	(142)
十八	孩子.....	(152)
十九	舞会.....	(162)
二十	早餐.....	(170)
二十一	“腰子”之岩.....	(179)
二十二	咖啡屋.....	(188)
二十三	船.....	(196)
二十四	敌人.....	(205)
二十五	画家的房间.....	(214)
二十六	战场上的女孩.....	(224)
二十七	豆奶.....	(234)
二十八	雨.....	(243)
二十九	夜空.....	(253)
三十	秋.....	(262)

一 落 日

这是一家不多见的名字的饭店。

它给人一种海滨游览胜地的感觉，但却离市中心近了一些。

我下了车，把汽车、绘画材料和行李一股脑儿地全都交给了饭店的服务员。我很放心，因为从这名服务员的举止上一眼就可看出他训练有素。我周游了世界不少的地方，住过了不少饭店，这点经验还是有的。

一进到这个城市，玲子的情绪就好像稍微有了些不快。为什么？我还不知道。她只是把身子深深地沉在车座里，一言不发，身子也一动不动。

她只有一次明确地表示了一下意见，那是汽车驶近“城市饭店”时。那时她皱起了眉毛，用力地左右摇了摇头。

没有办法，我只好驶离开“城市饭店”，又穿过大街，行驶在沿海的大道上。沿途有几家旅馆样的建筑，而饭店那样的建筑却没见到一处。

我们终于看到了一家饭店。玲子这次没有表示反对。

“我想要一间有套间的。”

我们来到大厅时我对她说道。要画一幅大海的画，也许这里是值得住几天的地方。

“如果您需要用晚餐，可以马上准备好。房间是要带起居室的套房吗？”

在大厅服务台值班的是一名四十左右岁的男服务员，他用平静的目光盯着我问道。我点了点头。

“预定多少天？”

“还说不定，但我想至少住上三天。”

“那就是九月十四日离店了。大体是这样的吧？”

“要想借船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是您自己开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会。我想到海上看看大海，看看陆地。”

“如果这样的话，请乘对面的游艇吧。那儿有专门的驾驶员，您会感到很方便的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然后在住宿登记本上签了名字。这名服务员看了我的签名后笑了笑。其实并不是谁都知道我，但如果喜欢画的人也许会知道我的。

“我带您去。”

他手拿钥匙走在前边。

这家饭店只有四层，但估计有百十来间房间。

我们是四层最左边的房间。窗户一打开，便可以看到大海和游弋的游艇。

这名服务员向我们介绍了紧急出口和浴室后便出去了。

“不错，这家饭店不错。”

玲子来到窗边，好像没有听到我刚才的话。

我来到浴室，打开水龙头放了一下水。这是我去国外旅行时养成的习惯。

门铃响了，帮我停车的服务员拿着车钥匙和行李走了进来。

“汽车停在了停车场上。从右边数第三辆。那个地方海风是吹不到的。”

“多谢了。”

我把小费递给他，但他没有要。

“这儿的服务人员素质不错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玲子依旧眺望着大海。九月的大海已经没有往日的平静了，而且看上去有些冰冷的样子。

“你的心情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不要紧了，谢谢。”

“不必客气。”

“说是去旅行，可我偏偏说了那么多不好听的话。”

“到了我这个年龄能开快车就好了，从东京开车到这儿有三个小时就够了。”

我这个年龄是开车快不起来的年龄，我还可以稳稳地开上一百来公里。

“要是我能替您开车固然不错，可……”

“你开车太猛了，与其让我坐在旁边休息，还不如我握方向盘心里更塌实一些。”

我脱下内衣，挂在了洗漱间的衣架上。这时可以听到微微的海潮声。

我们是吃了午饭后从东京出发的。开始什么目的地也没有。之所以朝这儿开过来，完全是由于玲子反复无常的缘故。我说去大海好，后来玲子也同意了。

“您要洗澡吗？”

“暖。”

“我去放水。”

“不敢不敢。”

“嗨，反正是一块儿来玩儿的，分那么清干吗。”

“要不你先洗吧？是有淋浴的。这样心情也许会好一些的。”

我说着坐在了沙发上。

玲子也坐在了我旁边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我看玲子的嘴唇动了动，便问道。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不是说心情好些了吗？”

“您也太殷勤了。”

“也许上了年纪的男人都会变得这样。”

“太殷勤了是件残酷的事。”

“你常这么说。”

“本来就是的嘛。”

玲子露出了微微的笑容。

我们在以前也这样交谈过，那时对殷勤的理解和这会儿多少有些不一样。殷勤而温柔地容忍别人的软弱和丑陋，人生就是要这样，要特别能容忍，尤其是到了我这个年龄。当时我就是这样说的。

和玲子认识，是一年前的夏天。

一位朋友举办庆祝他六十一岁生日酒会的时候，玲子是前来帮忙的人之一。她是我这位朋友常去的银座的一家俱乐部的服务员。那天她那个店子包括老板娘一共来了四个人。

不知为什么朋友单单把玲子介绍给了我。也许他认为当时我太“背”了，如果有了玲子我的心情会好一些吧。

对于二十左右岁、办事不牢靠的女孩子，我没有情绪去讨好她们，我的心也已经老了。一年半前，刚好和我过了三十年的妻子死了，我也常常认为自己好像也快不久于人世了。

当时玲子仅仅是站在我身边。在举行这个酒会的饭店里，空调过于强了一些，我便打算去一处不太冷的房间，于是玲子主动带我去找那样的地方。

不知不觉中我的情绪平静了下来，也许是受到玲子的感染了吧。

过了十天，我去了玲子的店里喝酒。一般我是去饭店的酒吧或银座的俱乐部，平均一年被别人带着去一两次。

玲子认出了我之后吃了一惊，她站了起来。大概她对我印象很深，因为我看她的反应是很意外的样子。

我们之间没说什么话。我在那里喝了一个小时的酒。这时进来了一位我认识的小说家，于是我这张桌子顿时热闹了起来。而玲子则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旁边，看着我们。

我一共去了四次。

“我画的你的画像还没有给你吧？”有着向女人求爱的经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没有这么说，这本是画家常说的客套话，而我却从未对玲子这样说过。我只是静静地喝酒。自从妻子死了之后，我对女人渐渐地丧失了兴趣，而我过去并不是那么胆小的人。

我默许了玲子坐在我的身边，仅仅这样我就觉得满足了。

今年我五十八岁了，是不是已经步入老人的行列里了，我自己也不清楚。别人还没有把我归到“老人”堆儿里，只是我似乎是在以一个“老人”的心态接近玲子。

画商在一家百货店里举办了我的作品展。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卖掉自己的作品了，连会场我也不愿意去。

偶尔我因有事路过那家百货商店，产生了“顺便进去看一看吧”的情绪时也去过几次会场。

我看到玲子站在描画威尼斯暮色的一幅画前站着。她没有注意到我，感情投入地站住那里。那是我最得意的一幅画：暮色，欧式建筑，红色和黄色的云。

也许是由于我失去了妻子，才比别人更早地感受到了暮色。

这时，玲子突然注意到了我的到来。她很吃惊的样子向我低头行了礼之后马上走开了。我喊住了她。

“是一幅很凄凉的画啊。”

玲子只是短短地说了这么一句。

我请她一块儿去吃饭，她答应了。

在快餐店里，我问她喜不喜欢葡萄酒，她点了点头。于是我要了一瓶一九七五年酿造的夏特葡萄酒。玲子低声念出了这个商标。一个年轻姑娘知道这个牌子倒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

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喜欢上了玲子。

我不时地约她吃饭，打电话聊天儿，渐渐地成了相伴出入的男女。

我拥抱过她后心中产生了一点点罪恶感。我开

始意识到我对玲子的感情犹如对女儿一样。

我没有孩子。

如果有女儿，我会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对玲子应有的态度，绝不会发展到认认真真地拥抱她的地步。

“太阳已经落山了。”

玲子冷不丁说了这么一句。

我看着窗外的大海。在远方的海面上映出了从云层里照射下来的阳光。

“快点去洗澡吧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玲子便站了起来。

黑色的秀发，黑色的衣服，玲子喜欢黑色和白色。但这会儿床上只有一尊白色的躯体。

玲子已经上了床。我把目光又转移到窗外暮色中的大海。

二 海的画

半夜我醒了。

玲子不在床上。在远处传来的海潮声中我听到了人的声音。像是在打电话。凌晨两点。我闭上眼，打算再睡一觉。

我不想独占玲子。也许她还有另一个男人，我有这种预感，但我并不嫉妒。嫉妒会忘掉自我。我不是年轻人了。

如果她还有一个男伴也很好。如果玲子说她喜欢那个男人，我会默默地退出的。

这并不是说我有那么豁达，我早已死了心了。她似乎在什么地方像我的妻子。妻子死后，我的心也死了。我厌倦了人生。

低低的说话声一直持续着。我没有睡意了。会发生什么麻烦事吗？如果那样就应该和她好好谈谈。我所能做的就是多少手中还有些钱。到了我这个年龄，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。

我从未给过玲子钱。我从未劝过她辞了银座俱

乐部的差事，也不想为她在都市里准备一套上好的房间。但她要买一些想要的东西还是可以满足的。

让玲子过上奢侈的生活不是不可能，如果我觉得玲子希望这样，那么也许我会这样做的吧。

但我并不清楚玲子是不是喜欢这样。在这样糊里糊涂中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平稳地发展着。

说话声停了下来。

只有远方的海潮声传到我的耳朵里。不知为什么我有了一种伤感的感觉，我还感到了不知是波涛的声音还是大风刮的树枝“吱吱”作响的声音。我常常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、无法忍受的伤感，仿佛自己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的感觉。

过了五分钟，玲子又回到了床上。

“没有睡？”

我问了一句。正在蠕动着玲子一下子停住了。

“刚打了个电话。是东京的朋友。因为我想店子已关门了，她会刚刚回到家。”

“噢，打完了？”

“对不起，吵醒你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这个年龄一点儿动静就会醒的。”

“我去你那儿行吗？”

“可以啊。”

我便向床边让了让。玲子钻进了我的被子里。一具冰凉的躯体。我把她搂了过来。玲子把头埋在

了我的胸前。

“坏孩子，我这个人。”

我不明白玲子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她依旧把头埋在我的胸前。

“你不讨厌我吧？”

“你为什么说这种话呀？”

在东京的什么地方我就曾想问，但话到嘴边又停了下来。必要时玲子会告诉我的。我如果问的太唐突了，担心她拒绝回答。

“睡吧。”

玲子像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一个多小时里我仍然睡不着。玲子那轻轻的睡眠的喘息声，我一直在听着。一旦半夜醒了，我就再难以睡着。

我起了床，洗了个澡，又刮了刮胡子。头发已经花白相间了，也有些歇顶了。

我收拾停当，穿上了一件天蓝色的衬衣和红色的裤子。以我的年龄来说，这个颜色有些过于花哨了。死去的妻子也经常这么说。这个颜色我并不喜欢，也不喜欢穿在身上。

而玲子喜欢我这身颜色。她常常用可爱的语调给以称赞。她说这些话时，我不由得就像醉了一般。

早饭是让服务员送到房间里来的。

餐具都摆在了阳台上，这样我可以听着大海的声音。

玲子穿着睡衣走了过来。

对于昨天夜里的事，她一句也没有说。

我用朦胧的眼睛盯着看着大海和喝着咖啡的玲子。大概和看模特儿的眼神不一样吧，也和看女儿的目光不同吧。这个时间应当说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

我觉得这个时刻会像冰雕的作品一样静静地融化。至少我不希望破坏掉这个意境。

“今天也是个好天气呀！”

“白天热吧。”

“我想游泳。”

“你有游泳衣吗？”

“正好我带着呢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会游泳。”

“差不多会游吧。我就是在海边长大的呀！”

“噢？”

玲子从未对我讲过她的家庭和她的出生地，不仅具体的没有讲，就连大致的事情也没有讲过。

仔细想一想，玲子的确没有讲过她的过去。

“我一看大海，不知为什么就想游泳。”

“已经不适合下海了。”

“是啊。现在海水又冷，风浪又大，而且这一带还有海蛰。”

“划船和游泳都会晒黑的。”

“你讨厌小麦色的皮肤？”

“不，只是已不是那个季节罢了。”